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注疏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監丞臣侍朝

校對官主事臣李駿

謄録貢生臣劉進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注疏卷二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國風

召南

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箋起家而居有之謂嫁於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鳲鳩然而

後可配國君音義鵲七略反字林作䧿行下孟反下注同鳲音尸爾雅云鳲鳩鴶鵴也郭璞云今布穀也江東呼獲穀草木疏云一名擊穀案鳲鳩有均一之德飼其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揚雄云戴勝也

疏正義曰作鵲巢詩者言夫人之德也言國君積修其行累其功德以致此諸侯之爵位今夫人起自父母之家而來居處共有之由其德如鳲鳩乃可以配國君焉是夫人之德也經三章皆言起家而來居之文王之迎大姒未為諸侯而言國君者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人國君言之文王繼世為諸侯而云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言爵位致之為難夫人起家而居有之所以顯夫人之德非謂文王之身始有爵位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傳興也鳩鳲鳩秸鞠也鳲鳩不自

爲巢居鵲之成巢箋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興者鳲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其德亦然也室燕寢也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傳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箋云之子是子也御迎也是如鳲鳩之子其往嫁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音義秸古八反又音吉爾雅作鵠鞠音菊爾雅作鳲架音嫁俗本或作加功御五嫁反本亦作訝又作迓同王肅作魚據反云侍也乘繩證反下同送御五嫁反一

本作迎

疏正義曰言維鵲自冬歷春功著乃有此巢窠鳲鳩往居之以興國君積行累功勤勞乃有此爵位維夫人往處之今鳲鳩居鵲之巢有均一之德以興夫人亦有均一之德故可以配國君又本其所起之事是子有鳲鳩之德其往嫁之時則夫家以百兩之車往迎之言夫人有德禮迎具備傳正義曰序云德如鳲鳩也釋鳥云鳲鳩秸鞠郭氏曰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埤倉云鴶鵴方言云戴勝謝氏云布穀類也諸說皆未詳布穀者近得之箋正義曰推度災曰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鳲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復於消息十一月卦故知冬至加功也月令十二月鵲始巢則季冬猶未成也故云至春乃成也此興月令不同者大率記國中之候不能不有早晚詩緯主以釋此故依而說焉此以巢比爵位則鳲鳩居巢猶夫人居爵位然有爵者必居其室不謂以室比巢燕寢夫人所居故云室者燕寢下傳言旋歸謂反燕寢亦是也傳正義曰書序云武王戎車

三百兩皆以一乘為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為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言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迎皆百乘者探解下章將之明此諸侯之禮嫁女於諸侯故迎之百乘諸侯之女故送亦百乘若大夫之女雖為夫人其送不得百乘各由其家之所有為禮也此夫人斥大姒也大明云纘女維莘莘國長女實是諸侯之子故得百乘將之箋正義曰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者申說傳送迎百乘之事家人謂父母家人也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言大姒自莘適周必上卿送之良人謂夫也昏禮曰衽良席在東注云婦人稱夫曰良人孟子曰吾將瞯良人所之小戎曰厭厭良人皆婦人之稱夫也綢繆傳曰良人美室者以其文對粲者粲是三女故良人為美室也百乘象百官者昏禮人倫之本以象國君有百官之盛諸侯禮亡官屬不可盡知唯王制云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是舉全數故云百官

也士昏禮從車二乘其天子與大夫送迎則無文以言夫人之嫁自乘家車故鄭箴膏肓引士昏禮曰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裧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又引此詩乃云此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也然宣五年齊高固及于叔姬來反馬何彼襛矣美王姬之車故鄭箴膏肓又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言邁箋云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是其義也知夫人自乘家車也言送之者夫自以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之故知皆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明矣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傳將送也音義方有之也一本無之字將如字沈七羊反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傳盈滿也箋云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之子于歸百兩成之傳能成百兩之禮也箋云是子有鳲鳩之德宜配國君故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音

義媵音孕又繩證反國君夫人有左右媵姪侍結反字林丈一反凡女曰姪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娣徒帝反女弟也疏箋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凡有八人是其多也又曰姪者何凡之子娣者何女弟也傳正義曰傳言夫人有鳲鳩之德故能成此百兩迎之禮箋以迓爲迎夫人將之謂送夫人成之謂成夫人故易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序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箋奉祭祀者采蘩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

音義蘩音煩本亦作緐孫炎云白蒿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傳蘩皤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荇菜也箋云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葅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傳之事祭事也箋云言夫人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音義沼之紹反

沚音止皤薄波反白也澗古晏反谿苦兮反杜預云澗也疏正義曰言夫人往何處采此蘩菜乎於沼池於沚渚之傍采之也既采之為菹夫人往何處用之乎於公侯之宮祭事夫人當薦之也此章言其采取故卒章論其祭事傳正義曰蘩皤蒿釋草文孫炎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於其傍采之也下于澗之中亦謂於曲內非水中也言執蘩菜以助祭者以采之本為祭用既言公侯夫人執蘩菹嫌王后尊不可親事故因明王后則親執荇菜也言不求備者據詩舉荇菜非其備者其實祭則備物故閟宮傳云備庶物以事宗廟是也左傳曰苟有明德澗谿沼沚之毛可薦於鬼神彼言毛此傳言草皆菜也箋正義曰經有三于傳訓為於不辨上下箋明下二于為於上于為往故疊經以訓之言往足矣無言往以者嫌于以共訓為往故明之又言以豆薦蘩菹者醢人云四豆之實皆有菹菹在豆故知以豆薦蘩菹也特牲云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

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即主婦亦設羹矣知蘩不為羹者祭統云夫人薦豆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籩即王后夫人以豆為重故關雎箋云后妃供荇菜之菹亦不為羹采蘋知為羹者以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故知為羹且使季女設之不以薦事為重與此異也傳正義曰序云可以奉祭祀故知祭事祭必於宗廟故下云宮互見其義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傳山夾水曰澗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傳宮廟也音義澗古晏反夾古洽反一音古協反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傳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箋云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溉饎爨之事禮記主婦

髮髢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傳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箋云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髮髢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音義被皮寄反注及下同僮音同濯直角反溉古愛反饎昌志反酒食也爨七亂反髲皮寄反鄭音髲髢徒帝反劉昌宗吐歷反沈湯帝反鄭注少牢禮云古者或剔賤者刑人之髮以被婦人之紒因以名焉春秋以為呂姜髢是也紒音計祁巨私反罷音皮本或作疲疏正義曰言夫人首服被髲之飾僮僮然甚竦敬乎何時為此竦敬謂先祭之時早夜在事當視濯溉饎爨之時甚竦敬矣至於祭畢釋祭服又首服被髲之飾祁祁然有威儀何時為此威儀乎謂祭事既畢夫人云薄欲還歸反其燕寢之時明有威儀矣傳正義曰被者首服之名

在首故曰首飾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髲鬄興此被一也案少牢作被裼注云被裼讀為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髲鬄焉此周禮所謂次也又追師掌為副編次注云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即興次一也知者特牲云主婦纚笄少牢云被裼纚笄笄上有次而已故知是周禮之次也此言被興髮鬄之文同故知被是少牢之髮鬄同物而異名耳少牢注讀被裼為髲鬄者以剔是翦髮之名直云被裼於用髮之理未見故讀為髲鬄剔髮以被首也少牢既正其讀故此及追師引經之言髲鬄也定本作髲髢興俗本不同少牢云主婦衣侈袂注云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此夫人首服興之同其衣即異何者夫人於其國興王后同展衣以見君褖衣御序於君此雖非正祭亦為祭事宜興見君相似故緣衣士視壹濯猶爵弁則此夫人視濯漑蓋展衣否則褖衣也知非祭服者鄭特牲曰

王皮弁以聽祭報又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王非正祭不服衮夫人非正祭不服狄衣明矣且狄衣前服副非被所當祀耳故下箋云夫人祭畢釋祭服而去是也少牢注侈袂衣之袂追師注引少牢衣侈袂以為侈袂衣之袂不同者鄭以特牲禮士妻綃衣大夫妻言侈袂對士而言故侈綃衣之袂以無明文故追師之注更別立說見士祭玄端其妻綃衣大夫祭朝服其妻亦宜與士異故為侈袂衣之袂也知非助祭自祭為異者以助祭中上服卿妻鞠衣大夫妻展衣不得侈袂衣之袂此主婦髮鬄在少牢之經箋云禮記曰者誤也知僮僮不為被服者以下祁祁據夫人之安舒故此為竦懼而恭敬也箋正義曰早謂祭日之晨夜謂祭祀之先夕之期也先夙後夜便文耳夜在事謂先夕視濯溉早在事謂朝視饎爨在事者存在於此視濯溉饎爨之事所謂不失其職也鄭何知非當祭之日自早至夜而以為視濯者以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據祭畢即此被之僮僮為祭前

矣若為自夙至夜則文兼祭末下不宜復言祭末之事故鄭引髮髴與被為一非祭時所服鮮在公為視濯非正祭之時也經言夙夜在公知是視濯漑饎爨者諸侯之祭禮亡正以言夙夜是祭前之事案特牲夕陳鼎于門外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即此所云夜也又云夙興主婦親視饎爨于西堂下即此所云夙也以其夙夜之事同故約之以為濯漑饎爨之事也特牲言濯不言漑注云濯漑也即濯漑一也鄭并言耳特牲宗人視濯非主婦此引之者諸侯與士不必盡同以凡夙夜文王夫人故約彼夙夜所為之事以明之不約少牢者以少牢先夕無事所以下人君祭之日朝乃饔人漑鼎廩人漑甑無主婦所視無饎爨之文故鄭不約之士妻得與夫人同者士卑不嫌也此諸侯禮故夫人視濯天子則大宗伯視滌濯王后不視矣傳正義曰言去事有儀者謂祭畢去其事之時有威儀故箋云祭畢釋祭服而去是去事也髮髴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是有儀也

定本云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髮髢無去字知祭畢釋祭服者以其文言被與上同若祭服即副矣故知祭畢皆釋祭服矣箋正義曰自廟反其燕寢言此者以廟寢同宮嫌不得言歸故明之燕寢夫人常居之處

采蘩三章章四句

序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音義蟲直忠反本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草蟲常羊也草木疏云一名負蠜大小長短如蝗而青也疏正義曰作草蟲詩者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經言在室則夫唱乃隨既嫁則憂不當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傳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箋

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傳忡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箋云未見君子者謂在塗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是其不自絕於其族之情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傳止辭也覯遇降下也箋云既見謂已同牢而食也既覯謂已昏也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已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易曰男女覯精萬物化生音義喓於遙反趯託

歷反阜音婦螽音終李巡云蝗子也草木疏云今人謂蝗子為螽躍音藥蠜音煩種章勇反忡敕中反當丁浪反下同覯古豆反降戶江反

疏正義曰言喓喓然鳴而相呼者草蟲也趯趯然躍而從之者阜螽也以興以禮求女者大夫隨從君子者其妻也此阜螽乃待草蟲鳴而後從之而興相隨也以興大夫之妻必待大夫呼已而後從之興俱去也既已隨從君子行嫁在塗未見君子之時父母憂已恐其見棄已亦恐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之意故憂心衝衝然亦既見君子興之同牢而食亦既遇君子與之卧息於寢知其待已以禮庶可以安父母故我心之憂即降下也傳正義曰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為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定本云阜螽蠜依爾雅云則俗本云蠜螽者衍字也箋正義曰言異種同類者以爾

雅別文而釋故知異種今聞聲而相從故知同類也以其種類大同故聞其聲跳躍而相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也嘉時者謂嘉善之時鄭為仲春之月也以此善時相求呼不為草蟲而記時也出車箋云草蟲鳴晚秋之時傳正義曰婦人雖適人若不當夫氏為夫所出還來歸宗有此之義故已所以憂歸宗謂被出也箋正義曰知未見君子謂在塗時者以上文說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則已去父母之家矣下文亦既見止謂同牢而食則已至夫家矣此未見之文居其中故知在塗時也此章首已論行嫁之事故下采蕨采薇皆為在塗所見文在未見之前尚為在塗則未見之言在塗明矣案昏義云壻親受之於父母則在家已見矣今在塗言未見者謂未見君子接待之禮而心憂非謂未見其面目而已知憂不當君子者以未見而心憂既見即心下故知憂不當君子也又知憂無以寧父母者此大夫之妻能以禮自防者也必不苟求親愛斯干云無父母貽罹明

父母以見棄為憂已縁父母之心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也又申説傳歸宗之義憂不當夫意慮反宗族是其不自絶於族親之情也知既見謂同牢而食者以文在既覯之上案昏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席于奥即陳同牢之饌三飯卒食乃云御衽于奥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脱婦纓燭出注云昏禮畢將臥息是先同牢後與夫相遇也遇與夫為禮即見非直空見也故知據同牢而食亦與夫為禮也言既覯謂已昏者謂已經一昏得君子遇接之禮也所以既見既覯並言乃云我心即降者以同牢初見君子待已顔色之和已雖少慰君子之心尚未可知至於既遇情親知君子之於已厚庶幾從此以往稍得夫意其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二者相因故並言之謂之遇者男女精氣相覯遇故引易以明之所引者下繫文也彼注云覯合也男女以陰陽合其精氣以覯為合此云遇者言精氣亦是相遇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傳南山周南山也蕨虌也箋云言我也我采者在塗而見采虌采者得其所欲得猶已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未見君子憂心惙惙傳惙惙憂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傳說服也音義蕨居月反草木疏云周秦曰蕨齊魯曰虌虌卑滅反本又作鼈俗云其初生似虌脚故名焉惙張劣反說音悅注同

疏正義曰毛以為言有人升彼南山之上云我欲采其虌菜然此采虌者欲得此虌以興已在塗路之上欲歸於夫家然我今歸嫁亦欲得夫待已以禮也已嫁之欲禮似采菜之人欲得虌鄭唯以在塗之時因見采虌為異耳毛以秋冬為正昏不得有在塗因見之義故也傳正義曰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在羔羊之致前則

朝廷之妻大夫不越境迎女婦人自所見明在周地故云周南山知非名地者周總百里雖名地亦屬周不分別采地之周名也蕨鼈釋草文舍人曰蕨一名鼈郭璞云初生無葉可食箋正義曰此婦人歸嫁必不自采鼈故以在塗見之因興知者以大夫之妻待禮而嫁明及仲春采蕨之時故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傳薇菜也未見君子我心傷悲傳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箋云維父母思已故已亦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傳夷平也音義薇音微草也亦可食離力智反疏傳正義曰陸璣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定本云微草也不息火三日者解所以傷悲之意由父母思已

故已悲耳曾子問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注云親骨肉是爲思與女相離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序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音義蘋符申反大萍也韓詩云沉者曰蘋浮者

曰濼共音恭本或作供注同姆莫豆反字林亡甫反云女師也鄭云婦人五十無子出不復嫁以婦道教人若今時乳母也婉怨遠反娩音晩枲絲似反繭古顯反本亦作龥紝女金反何如鴆反繒帛之屬組音祖綫也紃音旬絛也漿子詳反醢音海相息亮反筓吉兮反

疏正義曰作采蘋詩者言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謂為女之時所學所觀之法度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之以為法度也言既能循法度即可以承事夫之先祖供奉夫家祭祀矣此謂已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時事也經所陳在父母之家作教成之祭經序轉互相明也箋正義曰從二十而嫁以上皆內則文也言女子十年不出者對男子十年出就外傅也內則注云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則婉謂婦言娩謂婦容聽從者聽受順從於人所謂婦德也執麻枲者執治絲繭之事枲麻也釋草云枲麻孫炎曰麻一名枲是也治絲繭者繭則繰之絲

則絡之纖紝組紃者紝也組也紃也三者皆織之服虔注左傳曰織紝治繒帛者則紝謂繒帛也內則注云紃絛也組亦絛之類大同小異耳學女事者謂治葛縫線之事皆學之所以供衣服是爲婦功也此已上謂女所學四德之事又觀於父母之家祭祀之事納酒漿籩豆菹醢之禮酒漿及籩豆皆連上納文謂當薦獻之節納以進尸虞夏傳曰納以教成鄭云謂薦獻時引此納酒漿以下證之鄭知納謂薦獻者內則云納酒漿興納以教成文同菹醢以薦酒漿以獻納者進名故知薦獻之時也獻無漿而言之者所以協句也籩豆菹醢菹醢在籩豆盛脯羞皆薦所用也籩不言所盛文不備耳少牢特牲皆先薦後獻故鄭亦云薦獻時此先酒後菹醢者便文言之禮相助奠者言非直觀薦獻又觀祭祀之相佐助奠設器物也觀之皆爲婦當知之此上謂所觀之事也十五許嫁故笄未許嫁二十而笄二十而嫁歸于夫家也鄭引

此者序言能循法度明先有法度今更循之故引此是先有法度之事乃言所循之時故疊序云能循法度者謂今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為法度也此女之四德十年以後傅姆當教至於先嫁三月又重教之此引內則論十年之後下箋引昏義論三月之前皆是為女之時法度二注乃具也鄭知經非正祭者以昏義教成之祭言芼之以蘋藻此亦言蘋藻故知為教成祭也定本云姆教婉娩勉禮本亦然今俗云傅姆教之誤也又十有五而笄上無女子二字有者亦非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傳蘋大蓱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箋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

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出祖也法度莫大於四教是又祭以成之故舉以言焉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戒音義蘋音賓藻音早水菜也潦音老洴本又作萍薄經反一本作苹音平厓五佳反先蘇徧反芼莫報反沈音毛澡音早行下孟反清如字又音淨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傳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箋云亨蘋藻者於魚湆之中是鉶羹之芼音義盛音成筐音匡筥居呂反湘息良反錡其

綺反三足釜也玉篇宜綺反釜符甫反亨本又作烹同
普庚反煮也湆去急反汁也鉶音形鄭云三足兩耳有
蓋和羹之器羹音庚
劉昌宗音儀禮音衡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傳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
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箋云牖下戶牖閒之前祭不於
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與宗
子主此祭維君使有司為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傳尸
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
器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

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女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禮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粢盛蓋以黍稷音義牖音酉下如字協韻則音戶後皆放此與音餘齊本亦作齋同側皆反少詩照反下同迎宜敬反俎側所反粢音資疏正義曰三章勢連須通解之也大夫之妻將行嫁欲為教成之祭言往何處采此蘋菜於彼南澗之厓采之往何處采此藻菜於彼流潦之中采之南澗言濱行潦言彼互言也既得此菜往何器盛之維筐及筥盛之既盛此菜而還往何器亨煑之維錡及釜之中煑之也既煑之為羹往何處置設之於宗子之室戶外牖下設之當設置之時使誰主之

有齊莊之德少女主設之傳正義曰釋草云苹蓱其大者蘋舍人曰苹一名蓱郭璞曰今水上浮蓱也江東謂之藻音瓢左傳曰蘋蘩薀藻之菜薀聚也故言藻聚藻陸璣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然則藻聚生故謂之聚藻也行者道也說文云潦雨水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箋正義曰成婦順以上皆昏義文引之者以此經陳教成之祭以昏義亦為教成之祭故引之欲明教之早晚及其廢所故先言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既言其廢又說所教之事故言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既言教之三月成則設祭故言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為此祭所以成婦順也事次皆為教成之祭故具引之必先嫁三月更教之以四德以法度之大就尊者之宮教之三月一時天氣變女德大成也教之在宮祭乃在廟也知此祭祭女所出祖者以其言祖廟既毀

明未毀祭其廟也與天子諸侯同高祖祭高祖廟同曾祖祭曾祖廟故昏義注云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宗室宗子之家也然則大宗之家百世皆往宗子尊不過卿大夫立三廟二廟而已雖同曾高無廟可祭則五屬之外同告于壇故昏義注云若其祖廟已毀則為壇而告焉是也以魚為牲者鄭云魚為俎實蘋藻為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又解此大夫妻能循法度獨言教成之祭者以法度莫大於四教四德既就是又祭以成之法度之大者故詩人舉以言焉又解祭不以餘菜獨以蘋藻者蘋之言賓賓服也欲使婦人柔順服從藻之言澡澡浴也欲使婦人自潔清故云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戒左傳曰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言以告虔取早起戰栗脩治法度虔敬之義也則此亦取名為戒明矣昏義注云魚蘋藻皆水物陰類者義得兩通傳正義曰方曰筐圓曰筥有足曰錡無足曰釜此皆爾雅無文傳以當時驗之以錡與釜連文故知

釜屬說文曰江淮之閒謂釜曰錡定本有足曰錡下更無傳俗本錡下又云無足曰釜箋正義曰少牢禮用羊豕也經云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下乃云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于房中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于房中皆芼注云芼菜也羊用苦豕用薇皆有滑牲體在俎下乃設羊鉶豕鉶云皆芼煮於所亨之湆始盛之鉶器也故特牲注云鉶肉味之有菜和者今教成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則魚體亦在俎蘋藻亨於魚湆之中矣故鄭云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以准少牢之禮故知在鉶中爲鉶羹之芼知非大羹盛在鐙者以大羹不和貴其質也此有菜和不得爲大羹矣魯頌曰毛炰胾羹傳曰羹大羹鉶羹也以經單言羹故得兼二也特牲禮云設大羹湆于醢北注云大羹湆煮肉汁則湆汁也傳正義曰傳以昏義云教于宗室是大宗之家此言牖下又非於壇故知是大宗之廟宗子有廟則亦爲大夫士矣言大夫士祭於宗室謂祖廟已毀或非君同姓故祭大宗之家

也知非宗子之女自祭家廟者經言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若宗子之女自祭家廟何須言于宗室予定本集注皆云大夫士祭於宗廟不作室字箋正義曰箋知牖下戶牖閒之前者以其正祭在奥西南隅不直繼牖言之今此云牖下故為戶牖閒之前戶西牖東去牖近故云牖下又解正祭在室此所以不於室中者以其几昬事皆為與女行禮設几筵於戶外取外成之義今教成之祭於戶外設奠此外成之義與是語助也昬禮云納采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閒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如初昬禮又云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是其禮皆戶外設几筵也知宗子主此祭者以其就宗子家明告神宗子所主引昬義無言天子諸侯故又解其言唯君使有司為之知者以教成之祭告事而已無牲牢若明使有司為之傳正義曰季者少也以將嫁故以少言之未必伯仲叔小也襄二十八年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隱三年左傳曰苟有明信澗

谿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二者皆取此篇之義以為說故傳歷言之又言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者毛意以禮女與教成之祭為一事也言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大宗之室以俟迎者其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即所設教成之祭也以此篇說教成之祭事終故於此總之毛意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為一者蓋見昏禮記將嫁女之日父醴女而俟迎者其不見有教成之祭故謂與禮女為一也父醴女以醴酒禮之今毛傳作禮儀之禮者司儀注云上於下曰禮故聘禮用醴酒禮賓作禮儀之禮定本禮作醴箋正義曰自無祭事以上難毛之辭也言父禮女無祭事不得有奠今經陳采蘋藻為奠使季女尸之主設奠者季女則非禮女也案昏禮女將行嫁父醴女而俟迎者其時蓋母薦之更無祭事不得有奠矣今經陳季女設奠正得為教成之祭不得為禮女傳

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為一是毛氏之誤故非之也蓋母薦之者以士昏禮云舅饗婦姑薦鄭注云舅獻爵姑薦脯醢舅饗婦既姑薦明父禮女母薦之可知故昏禮記父醴女注云父醴之於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昏禮是也以無正文故云蓋知醴之於房中者以母在房外故知父禮之在房中也正祭之禮主婦設羹此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設羹者以三月已來教之以法度今為此祭所以教成其婦禮故使季女自設其羹也祭禮主婦設羹謂特牲云主婦人及兩鉶鉶芼設于豆南是也少牢無主婦設羹之事此宗子或為大夫其妻不必設羹要非此祭不得使季女設羹因特牲有主婦設羹之長故據以言之此解不言魚者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故經不言焉知俎實男子設之者以特牲少牢俎皆男子主之故也又魚菜不可空祭必有其饌而食事不見故因約之具菜盛蓋以黍稷耳知者以特牲少牢止用黍稷此不得過也或不用黍稷故無言之王肅以為此篇

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為葅設之於與與即牖下又解毛傳禮之宗室謂教之以禮於宗室本之季女取微主也其毛傳所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蘋藻也自云述毛非傳旨也何則傳稱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既言禮之即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是魚先與蘋藻為禮之物若禮之為以禮教之則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何所施乎明毛以禮女與教成之祭為一魚為所用之牲矣而云以禮教之非傳意也又上傳云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士祭於宗室若非教成之祭則大夫之妻助祭夫氏何故云大宗之廟大夫豈皆為宗子也且大夫之妻助大夫之祭則無士矣傳何為無言大夫士祭於宗室乎又經典未有以與為牖下者矣據傳禮之宗室與大夫士祭於宗室文同芼之以蘋藻與經采蘋采藻文協皆是毛實以此篇所陳為教成之祭矣孫毓以王為長謬矣

采蘋三章章四句

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箋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為二伯後封於燕此美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音義甘棠草木疏云今棠梨召時照反奭音釋召康公名也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案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未知士安之言何所憑據燕烏賢反國名在周禮幽州之域今涿郡薊縣是也疏正義曰謂武王之時召公為西伯行政於南土決訟于甘棠之下其教著明于南國愛結于民心故作是詩以美之經三章皆言國人愛召伯而敬其樹是為美之也諸風雅正經皆不言美此云美召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唯不得言

美文王耳名伯臣子故可言美也芣苢言后妃之美
謂說后妃之美行非美后妃也皇矣言美周不斥文
王也至於變詩美刺各於其時故善者言美惡者言
刺幽亦變風故有美周公箋正義曰燕世家云召公
奭與周同姓是姬姓名奭也皇甫謐以為文王庶子
未知何所據也言作上公為二伯故云召伯與命職
云上公九命為伯然則二伯即上公故言作上公為
二伯也食采文王時為伯武王時故樂記曰武王代
紂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是也食采為伯與時
連言者以經召與伯并言故連解之言後封於燕者
世家云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是也必歷言其官
者解經唯言召伯之意不舉餘官獨稱召伯者美其
為伯之功故言伯云故鄭志張逸以行露箋云當文
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故問之云
詩傳及樂記武王即位乃分周公左召公右為二伯
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為伯荅曰甘棠之詩召伯

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是鄭以此篇所陳怨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為伯時事鄭知然者以經云召伯即此詩召公為伯時作也序言召伯文與經同明所美亦是為伯時也若文王時與周公共行王化有美即歸之於王行露直言召伯聽訟不言美也詩人何得感文王之化而曲美召公哉武王之時召公為王官之伯故得美之不得繫之於王因詩繫召公故錄之在召南論卷則總歸文王指篇即專美召伯也為伯分陜當云西國言南者以篇在召南為正耳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蔽芾小貌甘棠杜也翦去伐擊也茇草舍也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

思其人敬其樹音義蔽必袂反徐方四反又方計反沈又音必芾非貴反徐方蓋反翦子踐反韓詩作剗初簡反茇蒲曷反徐又扶蓋反說文作废去羌呂反斷丁亂反被皮寄反說音悅

疏正義曰國人見召伯止舍棠下決男女之訟今雖身去尚敬其樹言蔽芾然之小甘棠勿得翦去勿得擊伐由此樹召伯所嘗舍於其下故也傳正義曰此比於大木為小故其下可息我行其野云蔽芾其樗箋云樗之蔽芾始生謂樗葉之始生形亦小也釋木云杜甘棠郭璞曰今之杜梨又曰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曰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然則其白者為棠其赤者為杜杜杕傳曰杜赤棠是也茇草舍者周禮仲夏教茇舍注云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然則茇者草也草中止舍故云茇舍載馳傳曰草行曰跋以其對涉是水行故以跋為草行且跋字從足與此異也箋正義曰定本非注於注內並無箋云知聽男女訟者以此舍於棠下明有決斷若餘國

政不必於棠下許之故大車刺周大夫言古者大夫出聽男女之訟明王朝之官有出聽男女獄訟之理也且下行露亦召伯聽男女之訟以此類之亦男女之訟可知武王時猶未刑措寧能無男女之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傳憩息也音義憩本又作愒起例反徐許罽反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傳說舍也箋云拜之言拔也音義說本或作稅又作脫同始銳反舍也拔蒲八反

甘棠三章章三句

序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

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箋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者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疏正義曰作行露詩者言召伯聽斷男女室家之訟也由文王之時被化日久衰亂之俗已微貞信之教乃興是故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男雖侵陵貞女不從是以貞女被訟而召伯聽斷之鄭志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辭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問者見貞信之教興怪不當有訟故云察民之意而化之何使至於訟乎答曰此篇實是訟之辭也由時民被化日久貞女不從男女故相與訟如是民被化日久所以得有彊暴者紂俗難革故也言彊暴者謂彊行無禮而陵暴於人經三章下二章陳男女對訟之辭首言所以有訟由女不從男亦是聽訟之事也箋正義曰殷之末世故有衰亂之俗

周之盛德故有貞信之教指其人當文王與紂之時也易曰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此其文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傳興也厭浥溼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云夙早也厭浥然溼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大多故不行耳今彊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強來不度時之可否故云然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行事必以昏昕音義厭於葉反浥於

十反又於立反沈又於占反浥本又作挹同於及反又於脅反與音餘大音泰舊此賀反強其丈反下強委同沈其常反度待洛反否方九反令力政反後不音者放此昕許巾反五禮用昕親迎用昏【疏】正義曰毛以為厭浥然而溼道中有露之時行人豈不欲早夜而行也有是可以早夜而行之道所以不行者以為道中之露多懼早夜之濡己故不行耳以興强暴之男今來求己我豈不欲與汝為室家乎有是欲與汝為室家之道所以不為者室家之禮不足懼違禮之汙身故不為耳以行人之懼露喻貞女之畏禮鄭以為昏用仲春之月多露之時而來謂三月四月之中既失時而禮不足故貞女不從傳正義曰傳解詩人之言豈不欲夙夜即是有夙夜之意故云豈不言有是也箋正義曰知始有露謂二月中者以二月八月春秋分陰陽中也禮九月霜始降八月仍有露也則二月始有露矣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是草既成露為霜則二月草始生霜為露可知

野有蔓草箋云仲春草始生霜為露是也此述女之辭言汝以二月道中始有露之時以禮而來我豈不知早夜而與汝成昏禮與今我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從汝耳言多露者謂三月四月也汝彊暴之男不以禮來雖二月來亦不可矣女因過時假多露以拒耳知禮不足而彊來者下云室家不足明禮亦不足以女不從故以彊來也引周禮者地官媒氏職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彼無夫家興令會男女文不相連此并引之者周禮云令會男女謂初昏者也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謂矜寡者也以二者不同故別其文其實初昏及矜寡皆是男女之無夫家者此及野有蔓草箋云周禮者引其事不全用其文故并無夫家者引之是男無家女無夫男女相對男稱夫女稱家以男女所以成家周禮云夫家之衆寡是也此引周禮者解女令男以始有露之時來之意由此始有露會無夫家者故也行事必以昏昕儀禮文也彼注云

用昕女也用昏壻也鉈有若葉箋云納采至請期用昕明其女也親迎用昏明是壻也經言夙即昕也夜即昏也經所以夙夜兼言者此彊暴之男及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強來則是先未行禮今以俱來雖則一時當使女致其禮以昕壻親迎以昏今行多露失時也禮不足而來彊暴故貞女拒之云汝若仲春以禮而來我豈不旦受幣禮夕受幣迎何故不度時之可否今始來乎既不受其禮亦不受其迎故夙夜兼言之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傳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埆也箋云女女彊暴之男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

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傳昏禮紂帛不過五兩箋云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强委之音義穿本亦作穿音川女音汝下皆同獄音玉埆音角又戶角反盧植云相質㱀爭訟者也崔云埆者埆正之義一云獄名咮本亦作噣郭張救反何都豆反鳥口也紂側基反依字糸旁才後人遂以才為屯因作純字兩音諒媒音梅謀也妁時酌反又音酌廣雅云妁酌也疏正義曰此彊暴之男侵陵貞女女不肯從為男所訟故貞女與對此陳其辭也言人誰謂雀無角乎以其雀若無角何以得穿我屋乎以

雀之穿屋似有角故謂雀之有角以言人誰謂汝於我無室家乎以其汝若於我無室家何以故名我而獄也見名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故謂之有室家之道然事有相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味名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穿屋之物迷獄之事二者皆有似而實非士師今日當審察之何者此彊暴之男雖召我來至興我埆實其情而室家之道不足己終不從之傳正義曰不思物有變彊暴之人見屋之穿而推其類謂雀有角所以謂雀有角者見雀之穿屋似有角故也下傳曰視牆之穿而推其類可謂鼠有牙明此亦見穿屋室而推其類可謂雀有角此是不思物變之人獄埆者鄭異義駁云獄者埆也因證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然則獄者核實道理之名皐陶造獄謂此也既囚證未定獄事未決繫之於圜土因謂圜土亦為獄此章言獄下章言訟司寇職云兩造禁民訟兩劑禁民獄對文則獄訟異也故彼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

者獄謂相告以罪名是其對例也散則通也此訴亦無財罪之與重章變其文耳故序云聽訟以總之箋正民曰物謂雀穿屋事謂速我訟二者皆有似也穿屋似用角速獄似有室家也而非者穿乃用味獄乃侵陵士師當審察之此名伯謂之士師者以其聽訟故以獄官言之士師注云士察也主審察獄訟之事者其職曰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鄭以士師有察獄之事因言士師所當察非名伯即為士師也大車云古者大夫出聽男女之訟則王朝之官皆得出外聽訟不必要為士師矣且士師司寇之屬佐成司寇者也寧名伯公卿所當為乎傳正義曰紂帛不過五兩此媒氏文也引之者解經言不足之意以禮言紂帛不過五兩多不過之則少有所降耳明雖少而不為不足不足者謂事不和同强暴之謂故箋申傳意兼其文而為之説云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强委之是非謂幣不足也媒氏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納幣用緇婦

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
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
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
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云十箇為束貴成數也禮尚儉
兩兩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
丈合為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耦之云與則紂帛亦端
也傳取媒氏以故合其子定本作紂字此五兩庶人禮
也故士昏禮用玄纁束帛注云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
然則庶人卑故直取陰類而已大夫用幣無文見士昏
而言王人曰穀圭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聘女是天
子諸侯加圭璋之文也箋正義曰知不為幣不足者以
男速女而獄幣若不備不得訟也以訟拒之明女不肯
受男子強娶其禮然後訟之言女受已之禮而不從已
故知幣可備而云不足明男女賢與不肖各有其耦女
所不從男子強來故云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強委
之是其室家不足也野有死麕箋云不由媒妁知此有

媒妁者以此相訟明其使媒妁不和而致訟耳野有死腐以亂世民貧思腐內為禮明無媒可知箋云劫脅以成昏與此不同也言媒妁者說文云媒謀也謀合二姓妁酌也斟酌二姓六禮之來强委之者謂以為幣帛女雖不受强留委置之故左傳昭元年云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是也此貞女不從明亦以六禮强委之也六禮者納采至親迎女既不受可强委之納采之屬明女不告名無所卜無問名納吉之禮納徵之幣可强委不和不得請期期不從不得親迎言六禮之來强委者以方為不從必行六禮故以六禮言之其實時所委者無六禮也不過屬以納采幣以納徵耳女為父母所嫁媒妁和否不由於己而經皆陳女與男訟之辭者以文王之教女皆貞信非禮不動故能拒强暴之男與之爭訟詩人假其事而為之辭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傳

墉牆也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傳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音義墉音容訟如字徐取韻音才容反疏傳正義曰釋宮云牆謂之墉李巡曰謂垣牆也郊特牲曰君南嚮於北墉下注云社內北牆是也亦為城王制注云小城曰墉皇矣云以伐崇墉義得兩通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序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箋鵲巢之君積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競相切化皆如此羔羊

之人〈音義〉行下孟反〈疏〉正義曰作羔羊詩者言鵲巢之功所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故在位之卿大夫皆居身節儉為行正直德如羔羊然大夫有德由君之功是鵲巢之功所致也定本致上無所字言南者總謂六州也以篇在召南故連言召耳云德如羔羊者麟趾序云如麟趾之時騶虞序云仁如騶虞皆如其經則此德如羔羊亦如經中之羔羊也經陳大夫為裘用羔羊之皮此云德如羔羊者詩人因事託意見在位者裘得其制德稱其服故說羔羊之裘以明在位之德叙達其意故云如羔羊焉不然則衣服多矣何以獨言羔羊裘宗伯注云羔取其群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群而不黨公羊傳何休云羔取其贄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然則今大夫亦能群不失類行不阿黨死義生禮故皆節儉正直是德如羔羊也毛以儉素由於心服制形於外章首二句

言裘得其制是節儉也無私存於情得失表於行下二句言行可蹤迹是正直也鄭以退食為節儉自公為正直羔裘言德能稱之委蛇者自得之貌皆亦節儉正直之事也經先言羔羊以服乃行事故先說其皮序後言羔羊舉其成功乃可以化物各自為文勢之便也箋正義曰以篇首有鵲巢以比國君故云鵲巢之君也上言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則化及南國亦積行累功而致之故言積行累功以釋鵲巢之功所致之意言由國君積行累功以化天下故天下化之皆如羔羊以致此羔羊之化也知在位是卿大夫者以經陳羔裘卿大夫之服故傳曰大夫羔裘以居是也言競相切化謂競相切磋以善化皆如羔羊之人謂人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傳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

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傳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箋云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節儉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也音義紽本又作佗同徒何反數所具反後不音者同英沈音映又如字委於危反蛇音移讀此句當云委蛇委蛇沈讀作委委虵虵韓詩作逶迤云公正貌行下孟反崔如字從足容反字亦作蹤迹又作跡疏正義曰毛以為召南大夫皆正直節儉言用羔羊之皮以為裘縫殺得制素絲以為英飾其紽數有五既外服羔羊之裘内有羔羊之德故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布德施行皆委蛇然動而有法可使人蹤迹而效之言其行服相稱内外得宜此章言羔羊

之皮卒章言羔羊之縫互見其用皮為裘縫殺得制也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大夫減退膳食順從於事心志自得委蛇然傳正義曰小羔大羊對文為異此說大夫之裘宜直言羔而已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協句傳以羔羊並言故以小大釋之此言紽數下言總數謂紽總之數有五非訓紽總為數也二章傳云緎縫者釋訓云緎羔羊之縫也孫炎曰緎之為界緎然則縫合羔羊皮為裘縫即皮之界也緎因名裘縫為緎五緎既為縫則五紽五總亦為縫也視之見其五故皆云五焉傳於首章先言紽數者以經云五紽先解五之意故紽數有五也首章既解其數故二章解其體言緎縫也且因爾雅之文爾雅獨解緎者蓋舉中言之二章既解其體恐人以為紽自數也緎自縫也故於卒章又言總數有五以明緎數亦五緎言縫則紽總亦縫可知傳互言也古者素絲所以得英裘者織素絲為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清人傳曰矛有英飾閟宮傳云朱英為飾則此英

亦為飾可知素絲為飾維組紃耳若為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故干旄曰素絲組之傳曰總以素絲而成組也紃亦組之類則素絲可以為組紃矣既云素絲即云五紽五緎是裘縫明矣又明素絲為組紃而施於縫中故下雜記注云紃施諸縫若今之絛是有組紃而施於縫中之驗傳知素絲不為線而得為飾者若線則凡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英裘非線也言大夫羔裘以居者由大夫服之以居故詩人見而稱之也謂居於朝廷非居於家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注云在家所以接賓客則在家不服羔裘矣論語注又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袪與君異耳明此為朝服之裘非居家也傳以言退者自朝之辭故知公謂公門少儀云朝廷曰退是也行可蹤迹者謂出言立行有始有終可蹤迹倣效也箋正義曰減膳食者大夫常膳日特豚朔月少牢今為節儉減之也王肅云自減膳食聖人有逼下之譏孫毓云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所

以得減膳食者以序云節儉明其減於常禮經言退食是減膳可知禮者若人之奢制其中法若車服之文物祭祀之犧牲不可過下是故此論羔裘美其得制至於奉養已食容得減退故趙盾食魚飧公孫弘脫粟之飯前史以為美談經云自公鄭訓自為從公為事故云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曲自得者心志既定舉無不中神氣自若事事皆然故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定本退謂減膳更無食字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傳革猶皮也緎縫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箋云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音義緎徐音域又于域反孫炎云緎縫之界域緎縫爾雅云緎羔裘之縫也音符用反一本作緎猶縫也則當音符龍反疏傳正義曰對文則皮革異故掌皮云秋斂皮冬斂革異時斂之明其別也許氏說文曰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對文言之

兆散文則皮革通司裘曰大裘飾皮車謂革輅也去毛得稱皮明是有毛得稱革故攻皮之工有函鮑韗韋裘是皮革通言也此以爲裘明非去毛故云革猶皮也依月令孟冬始裘天子祭天則大裘而冕故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注大裘黑羔裘是也其五冕之裘亦同黑羔裘知者司裘職云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更不別言衮冕已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黑羔裘若天子視朝及諸侯朝天子皆以狐白裘知者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秦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以裘象衣色皮弁服白布衣故也其卿大夫在朝及聘問亦衣狐白故也其裼蓋用素衣知者以鄭注玉藻云士不衣衣狐白故也其裼蓋用素衣知者以鄭注玉藻云非諸侯則不用素錦爲裼故也士則爵裘青豻裘以狐白之外惟爵裘素也其諸侯視朝及卿大夫等同用黑羔裘以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又鄭注論語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是也若諸侯視朝君臣用麑

裘知者鄭注論語云素衣麑裘諸侯視朝之服其臣則青豻褎絞衣為裼若兵事既用韎韋衣則用黄衣狐裘及狸裘象衣色故也又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又定九年傳云晳幘而衣貍製是也若天子以下田獵則羔裘緇衣以裼之知者司服云凡田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則諸侯朝服故也其天子諸侯燕居同服玄端則亦同服羔羔裘矣凡裘人君則用全其臣則褎飾為異故唐詩云羔裘豹袪鄭云卿大夫之服是也若崔靈恩等以天子諸侯朝祭之服先著明衣又加中衣又加裘裘外又加裼衣裼之上乃加朝祭之服其二制等則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以帛裹布非禮也鄭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服之下即以錦衣為裼便是以帛裹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明矣又以司服職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以下冕不復云裘司裘職云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亦不別言衮冕以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

大裘之黒裘矣案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注云君子大夫士狐青裘蓋玄衣之裘然裘冕與衣玄知不用狐青裘者以司裘職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鄭以功裘以待頒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傳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委蛇委蛇退食自公音義縫符龍反注同注縫殺之字又音符用反總子公反殺所界反徐所例反

羔羊三章章四句

序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

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箋召南大夫召伯之屬遠行謂使出邦畿音義殷音隱下同靁亦作雷力回反勸以義也本或無以字下句始有遑本或作偟音黄暇也使所吏反疏正義曰作殷其靁詩者言大夫之妻勸夫以為臣之義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施王命於天下不得遑暇而安處其室家見其如此能閔念其夫之勤勞而勸以為臣之義言雖勞而未可得歸是勸以義之事也定本能閔其勤無勞字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經三章章首二句是也不遑寧處其室家閔其勤勞次二句是也詩本美其勸以義即具陳所勸之由故先言從政勤勞室家之事為勸以義而施經序皆得其次箋正義曰此解行役大夫即是王朝之臣而謂之召南者以其是召伯之屬故言召南之大夫也文王未稱王召伯為諸侯之臣其下不得有大夫此言

召南大夫則是文王都豐召伯受釆之後也言召伯之屬者召伯爲王者之卿士周禮六卿其下皆有大夫各屬其卿故云之屬左傳曰伯輿之大夫瑕禽亦此之類也知非六州諸侯之大夫者以序云遠行從政遠行出境之辭經云殷其靁靁以喻號令則此遠出封畿行號令者也若六州大夫不得有出境行令之事知非聘問者聘問結好非殷靁之取喻有時而歸非室家所當閔念言遠行從政無期以反室家閔之明是召伯之屬從行化於南國也時未爲伯箋因行露之序從後言之耳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傳殷靁聲也山南曰陽靁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箋云靁以喻號令於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

方猶靁殷殷然發聲於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傳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遑暇也箋云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轉行遠從事於王所命之方無敢或閒暇時閔其勤勞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傳振振信厚也箋云大夫信厚之君子為君使功未成歸哉歸哉勸以為臣之義未得歸也音義復符福反閒音閑振音真為于偽反或如字使所吏反或如字疏正義曰言殷殷然靁聲在南山之陽以喻君子行號令在彼遠方之國既言君子行王政於遠方故因而閔之云何乎我此君子既行王命於彼遠方謂適居此一處今復乃去此更轉遠於餘方而無敢或閒暇之時何為勤勞

如此既閔念之又因勸之言振振然信厚之君子今為君出使功未成可得歸哉勸以為臣之義未得歸也傳正義曰此靁比號令則雨靁之聲故云山出雲雨以潤天下雲漢傳曰隆隆而雷非雨靁也箋云雨靁之聲尚殷殷然是也雷出地奮豫卦彖辭也彼注云奮動也靁動於地上而萬物豫也震驚百里震卦彖辭也注云震為靁靁動物之氣也靁之發聲猶人君出政教以動國中之人故謂之震驚之言警戒也靁發聲百里古者諸侯之象諸侯之出教令警戒其國疆之內是其義也此二卦皆有靁事義相接故并引之以證靁喻號令之義也靁之發聲止聞百里文王之化非唯一國直取喻號令耳山出雲雨者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惟泰山乎是山出雲雨之事傳言何此君子解何字何為我此君子乃然此非經中之斯故傳先言何此君子乃訓斯為此箋何乎此君子亦謂傳中何此君子亦非經中之斯言適居此經中何斯之此

言我君子行於遠方適居此處今乃復去離此轉向餘國去此者經中違斯之此也集注有箋云定本於此無箋云誤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傳亦在其陰與左右也何斯違斯莫敢遑息傳息止也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疏傳正義曰上陽直云山南此云側不復為山南三方皆是陰謂山北左謂東右謂西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傳或在其下箋云下謂山足何斯違斯莫或遑處傳處居也振振君子歸哉歸哉音義處尺煮反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序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音義摽婢小反徐符表反梅木名也韓詩作楳說文楳亦梅字男女及時也本或作得以及時者從下而誤被皮寄反疏正義曰作摽有梅詩者言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謂紂時俗衰政亂男女喪其配耦嫁娶多不以時今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俗本男女下有得以二字者誤也毛以卒章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為蕃育法二章為男二十八九女年十八九首章謂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以梅落喻男女年衰則未落宜據男年二十五女年十五矣則毛以上二章陳年盛正昏之時卒章蕃育法雖在期盡亦是及時東門之楊傳云不逮秋

冬則毛意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孫卿毛氏之師明毛亦然以九月至正月皆可為昏也又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班爵位卿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其事也其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為期盡蕃育之法禮記云二十曰弱冠又曰冠成人之道成人乃可為人父矣喪服傳曰十九至十六為長殤禮子不殤父明男二十為初娶之端又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而笄以十五為成人許嫁不為殤明女十五為初昏之端矣王肅述毛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譙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此皆取說於毛氏矣然則男自二十以至二十九女自十五以至十九皆為盛年其

昏自季秋至於孟春惟其所用不限其月若男三十女二十為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即此卒章是也又男女之昏為賢淑與方類但男年二十以後女年十五以後隨任所當嘉好則成不必要以十五六女配二十一二男也雖二十之女配二十之男三十之男配十五之女亦可也傳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據其並期盡者依周禮文為正鄭據周禮仲春為昏是其正此序云男女得以及時言及者汲汲之辭故三章皆為蕃育之法非仲春也上二章陳及夏行嫁卒章言夏晚大衰不復得嫁待明年仲春亦是及時也以梅實喻時之盛衰不以喻年若梅實未落十分皆在喻時未有衰即仲春之月是也此經所不陳既以仲春之月為正去之彌遠則時益衰近則衰少衰少則似梅落少衰多則似梅落多時不可為昏則似梅落盡首章其實七兮謂在樹者七梅落仍少以喻衰猶少謂孟夏也以去春近仍為善時故下句言迨其

吉兮欲及其善時也二章言其實三分謂在者唯三梅落益多謂仲夏也過此則不復可嫁故云迨其今兮今急辭恐其過此故急也又卒章頃筐塈之謂梅十分皆落梅實既盡喻去春尤遠善亦盡矣謂季夏也不可復昏待至明年仲春故下句云迨其謂之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由季夏時盡故至明年也季春亦非正時箋不以首章當之者以四月五月與春接連猶可以嫁三月則可以嫁明矣六月則為晚此篇三章宜一章興一月故以首章為初夏二章為向晚此得以及時宜舉末以言之故不以為季春也所以於五月得為昏至六月則不可者以四月五月去春未一時故可以嫁故季夏去春遠矣故不得為昏知待至明年春者周禮媒氏仲春之月奔者不禁故知明年得行也鄭以仲春為昏月故行露野有蔓草皆引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

家者又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士云有女懷春故以仲春為昏月也此首章箋云女年二十則依周禮書傳穀梁禮記皆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故不從毛傳且女子十五正言許嫁不言即嫁也越語曰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越王謂欲報吳之故特下此令又若女年皆十五而嫁越王欲速為昏何由乃下十七之期乎又諸經傳所以皆云三十二十都不言正嫁娶之年而皆為期盡也孫卿家語未可據信故據周禮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昏用仲春也案異義人君年幾而娶今大戴禮說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天子已下及庶人同禮又左傳說人君十五生子禮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謹案舜生三十不娶謂之鰥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知人君早昏所以重繼嗣鄭玄不駁明知天子諸侯十二而冠冠而生子大夫以下明從庶人法也行露之篇女以多露拒男此四月五

月而云猶可嫁者鄭志荅張逸云行露以正言也摽有梅以蕃育人民然則行露為不從男故以禮正拒之此為有故不及正時許之所以蕃育人民故也綢繆首章三星在天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二章三星在隅箋云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卒章三星在戶箋云五月之末六月之中興此三章喻時大同彼云不得其時此云及時者此文王之化有故不得以仲春者許之所以蕃育人民彼正時不行故為違禮事同意異故美刺有殊

摽有梅其實七兮傳興也摽落也盛極則隋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箋云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傳

吉善也箋云我我當嫁者庶衆迨及也求女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雖夏未大衰音義隋迨果反又徒火反迨音待韓詩云願也疏正義曰毛以為隋落者是有梅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在樹者七其三始落是梅始衰興女年十六七亦女年始衰求女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此善時以為昏此十五為衰對十八九故為善此同興男女年衆女年則男年可知矣鄭以梅落興時衰為異言隋落者是有梅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七未落已三分落矣而在者衆以興漸衰者善時此時雖衰其十分之中尚七分未衰唯三分衰耳而善者猶多謂孟夏之月初承春後仍為善時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孟夏善時以承昏市箋正義曰箋知不以梅記時者以序云男女得以及時而經有三章宜一章喻一月若為記時則梅已有落不

久則盡其實七兮興頃筐塈之正同一月非本歷陳及時之意故為喻也我我當嫁者言此以女被文王之化貞信之教興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時之取已鄭恐有女自我之嫌故辨之言我者詩人我此女之當嫁者亦非女自我

摽有梅其實三兮傳在者三也箋云此夏鄉晚梅之隋落差多在者餘三耳求我庶士迨其今兮傳今急辭也

音義鄉本亦作嚮又作向同許亮反差初賣反

摽有梅頃筐塈之傳塈取也箋云頃筐取之謂夏已晚頃筐取之於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傳不待備禮也三

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箋云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

音義 頃音傾墍許器反蕃音煩禁居鴆反一音

金

疏 正義曰毛以為隋落者是有梅此梅落盡故以頃筐取之以興女年二十顏色甚衰而用蕃育之禮以取之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此時而謂之以成昏謂者以言謂女而取之不待備禮鄭以隋落者是梅此梅落盡故頃筐取之於地以興漸衰者善時此善時已盡故待至明年仲春以時已過不可復昏故也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明年仲春女勤望之時謂女年二十而不嫁至明年仲春則有勤望之憂宜及此時取之

傳正義曰傳先言不待備禮者解謂之之意所以得謂之而成昏者由不待備禮故也又解不待備禮之意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雖未備年期既滿則不待禮會而行之所以蕃育人民也謂多得成昏令其有子所以蕃息生育人民使之衆多箋正義曰傳意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其年仲春即不待禮會而行之故鄭易之言不待禮會而行之謂明年仲春始不待禮會之也又稱不待禮者禮雖不備相奔不禁即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相奔者不禁是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箋以色曰妒以行

曰忌命謂禮命貴賤音義行下孟反注同盡津忍反後放此

疏正義曰作小星詩者言夫人以恩惠及其下賤妾也由夫人無妬忌之行能以恩惠接及其妾令得進御於君故賤妾亦自知其禮命與夫人貴賤不同能盡其心以事夫人焉言夫人惠及賤妾使進御於君經二章上二句是也從妾自知卑賤故抱衾而往御不當夕下三句是也既荷恩惠故能盡心述夫人惠下之美於經無所當也此賤妾對夫人而言則總指從妾媵與姪娣皆為賤妾也曲禮下云公侯有妾謂在九女之外若內司服女御注以衣服進者彼皆時之事不得次序進御明不在此賤妾之中箋正義曰命謂貴賤者夫人禮命貴與君同故稱曰小君從妾則賤故喪服注云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也妾之貴者夫人姪娣也即喪服所謂貴臣賤妾也左氏皆言以夫人之姪娣為繼室明其貴也何休云夫人無子立右媵之子

右媵無子立左媵之子以二媵為貴與禮不合故
韓弈箋獨言娣舉其貴者是姪娣貴於媵之義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傳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箋云衆無名之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

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傳肅肅疾貌宵夜征行寔是也命不得同於列位也箋云夙早也謂諸妾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命之數不同也凡妾御

於君不敢當夕音義嘒呼惠反噣張救反又都豆反爾雅云噣謂之柳更音庚下同見賢遍反下同宿音秀寔時職反韓詩作實云有也

疏正義曰言嘒然微者彼小星此星雖微亦隨三星之心五星之噣以次列在天見於東方以興禮命卑者是彼賤妾雖卑亦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所由夫人不妬忌惠及故也衆妾自知已賤不敢同於夫人故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夜來早往或夜往早來不敢當夕是禮命之數不得同於夫人故也傳正義曰此言小星故為微貌雲漢傳曰嘒星貌者以宣王仰視不止小星故直言星貌兼大星皆在也嘒之為貌不甚大明比於日月為小故大星小星皆得為小貌知三為心者下章云維參與昴昴不五星則五非下章之昴也五既非昴則三亦非參列宿之大房心參伐三既非參而心亦三星故知三謂心也綢繆傳曰三星參也者以其刺昏姻不得其時舉正時以刺之冬日之昏在天在戶唯參

為然故知非心也三星在罶皆為心心實三星而傳不明說蓋從此為心以其心稱三為正故此稱三星以對參也箋則三皆為心以其心實三星而列宿之尊故元命苞曰心為天王公羊又云心為大辰故言三星此及綢繆苕之華皆云心也知五是噣者元命苞云柳五星釋天云咮謂之柳天文志曰柳謂鳥喙則喙者柳星也以其為鳥星之口故謂之喙心東方之宿柳南方之宿著明者故以比夫人也言四時更見者見連言在東恐其俱時在東故云四時之中更迭見之箋正義曰經言在東箋云在天者在東據初見之方此不取所見之方為義直取星之在天似婦人之進於夫故變言在天綢繆言三星在天傳曰見於東方者彼取記候須所在之方為義故變言在東經取其韻注說其義故皆反其經也又心在東方三月時喙在東方正月時是不同時見也二者同在春見但異月耳云四時者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因明二十八宿更迭而見不止於心喙也傳正義曰

雖同事於君夫人貴而妾賤禮命之數不得同於行列等位箋正義曰書傳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遲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行是其遲也言或早或夜在於君所者謂諸妾夜晚始往及早來也亦異於夫人也或以為早謂夜初妾有貴賤往有早晚知不然者以其詩言夙夜者皆記昏為夜晨初為早未有以初昏為夙者又序云知其命有貴賤與此寔命不同一也明此亦不同於夫人非妾中自不同也言凡妾御於君不當夕者解所以夜晚乃往之意由妾御於君不當夕故也內則云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注云避女君之御日與此不同者彼妻不在妾不往御此自往御之時不敢當夕而往文取於彼義循所證亦斷章之義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傳參伐也昴留也箋云此言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傳衾被也裯襌被也猶若也箋云裯牀帳也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待進御之次序不若亦言尊卑異也音義參所林反星名也一名伐昴音卯徐又音茅一名留二星皆西方宿也留如字又音柳下同衾起金反裯直留反徐云鄭音直俱反帳張仗反疏傳正義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綢繆傳曰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為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為大星與參互見皆待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以象伐明伐得統參

也是以演孔圖云參以斬伐公羊傳曰伐為大辰皆互舉相見之文也故言參參伐也見同體之義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為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是也彼昴留為一則參伐明亦為一也葛生曰錦衾爛兮是衾為卧物故知為被也今名曰被古者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以衾既是被裯亦宜為卧物故為禪被也箋正義曰鄭以衾既為被不宜復云禪被也漢世名帳為裯蓋因於古故以為牀帳鄭志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人諸妾抱帳進御於君有常寢何其碎答曰今人名帳為裯雖古無名被為裯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是鄭之改傳之意云施者因之内則注云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五日之中一夜夫人四夜媵妾夫人御後之夜則次御者抱衾而往其後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四夜既滿其來者又抱之而還以後夜夫人所專不須帳也所施帳者為二人共侍於君有須在帳者

妾往必二人俱往不然不須幬故天子九嬪以下九人一夜明九人更迭而往來矣其御望前先卑望後先尊宜二媵下姪娣畢次二媵次夫人下姪娣次夫人望後乃反之則望前最賤妾抱幬往貴者抱之還望後貴者抱之往賤者抱之還幬為諸妾而有異於夫人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序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箋勤者以已宜媵而不得心望之音義汜音祀江水名媵音孕又繩證反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之嫡都狄反正夫人也下同沱徒何反江水之

別也篇內同

疏正義曰作江有汜詩者言美媵也美其勤而不怨謂宜為媵而不得行心雖勤勞而不怨於嫡故嫡亦能自悔過謂悔其不與俱行也當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妾御之數媵遇憂思之勞而無所怨而嫡有所思亦能自悔過也此本為美媵之不怨因言嫡之能自悔故美媵而後兼嫡也嫡謂妻也媵謂妾也謂之媵者以其從嫡以送為名也故士昏禮注云媵送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也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是士有姪娣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大夫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為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大夫姪娣亦為媵也此言嫡媵不指其諸侯大夫及士庶雖文得兼施若夫人宜與小星同言夫人此直云有嫡似大夫以下但無文以明之媵之行否所由嫡者嫡尊專妬抑之而不得行後思之而

悔也勤勞一也勤者心企望之望之而不得所以成勞故云遇勞也不以其媵備數經三章次二句是也嫡亦自悔皆卒句是也首章一句為下而設遇勞不怨經無所當稱美媵之本心耳

江有汜傳興也決復入為汜箋云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傳嫡能自悔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是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以猶與也音義決古穴反又音穴復扶富反並白猛反又步頂反疏正義曰江水大似嫡汜水小似媵言江之有汜得並流以興嫡之有媵宜俱行言是子嫡妻往歸之時不共我以俱行由不以我俱去故其後也悔傳正義曰決復入為汜釋水文也此毛解汜之狀其興與鄭同

知毛不以興夫人初過而後悔者以後悔之文下章自見故不解

江有渚傳渚小洲也水枝成渚箋云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己異心使己獨留不行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傳處止也箋云嫡悔過自止音義渚諸呂反韓詩云一溢一否曰渚渚小洲也本或無此注枝如字何音其宜反又音祇

江有沱傳沱江之別者箋云岷山道江東別為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箋云嘯蹙口而出聲嫡有所思而為之既覺自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

也音義岷本又作峄武巾反山名在蜀道徒報反本亦作導下篇注同過音戈下文同嘯蕭叫反沈潚妙反蹙子六反本亦作蹴解革買反又關買反說始拙反又音悅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序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箋無禮者為不由媒妁鴈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紂之世音義麕又作麏俱倫反麏獸名也草木疏云麏麞也青州人謂之麏惡烏路反下同被皮寄反劫居業反脅許業反

疏正義曰作野有死麕詩者言惡無禮謂當紂之世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之俗被文王之化

雖當亂世其貞女猶惡其無禮經三章皆惡無禮之辭也箋正義曰經言吉士誘之女思媒氏導之故知不由媒妁也思其腐肉為禮故知麕幣不至也欲令舒而脱脱兮故知劫脅以成昏也箋反經為説而先媒後幣與經倒者便文見昏禮先媒經主惡無禮故先思所持之物也或有俗本以天下大亂以下同為鄭注者誤定本集注皆不然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傳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潔清也箋云亂世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多行無禮故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為禮而

求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傳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誘道也箋云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禮而言然音義包逋茅反裹音果殺所戒反徐所例反清如字沈音淨令力呈反誘音酉疏正義曰毛以為皆惡無禮之辭也言凶荒則殺禮猶須禮以將之故貞女欲男於野田中有死麕之肉以白茅裹之為禮而來也既欲其禮又欲其及時故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不欲過時也又欲令此吉士先使媒人道成之不欲無媒妁而自行也鄭唯懷春為異言思仲春正昏之時以禮與男會也餘與毛同言春據成昏之時吉士誘之乃於納采之先在春前矣但以昏時為重故先言懷春也此詩所陳皆是女之所欲計有女懷春之文應最在上但昏禮主於交接春是合昏之時故以女懷配春為句見春是所思之

主其實乘束麕肉亦是女之所思故箋云貞女之情欲令以白茅乘束死麕肉為禮而來是也傳正義曰凶荒則殺禮鮮以死麕之意昏禮五禮用鴈唯納徵用幣無麕鹿之肉言死麕者凶荒則殺禮謂減殺其禮不如豐年也禮雖殺猶須有物以將行之故欲得用麕肉也此由世亂民貧故思以麕肉為鴈幣也故有狐序曰古者凶荒則殺禮多昏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禮而昏娶者多是也傳又解野中所以有死麕者由羣聚於田獵之中獲而分得其肉續人注云齊人謂麕為獐則麕是獐也必以白茅包之者由取其潔清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以供祭祀明其潔清傳以秋冬為正昏此云春者此女年二十期已盡不暇待秋也此思春思仲春欲其以禮來若仲春則不待禮會而行之無為思麕肉矣此女惡其無禮恐其過晚故舉春而言其實往歲之秋冬亦可以為昏矣釋詁云誘進也曲

禮注進容謂導之明進導一也故以誘為導也箋正義曰箋以仲春為昏時故知貞女思仲春之月以禮與男會也言吉士誘之者女欲令吉士使媒人導達成昏禮也疾時無媒故言然也言懷春自思及時與男會也言誘之自吉士遣媒也非謂仲春之月始思遣媒何者女十五許嫁已遣媒以納采二十仲春始親迎故知非仲春月始思媒也吉士者善士也述女稱男之意故以善士言之士如歸妻求我庶士皆非女所稱故不言吉卷阿云用吉士謂朝廷之士有善德故稱吉士也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傳樸樕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箋云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裹束以為禮廣可用之物非獨麕也純讀

如也有女如玉傳德如玉也箋云如玉者取其堅而潔

白音義樸蒲木反又音僕樕音速樸樕小樹也純徒本反沈云鄭徒尊反屯聚徒本反沈徒尊反云屯聚也疏正義曰言凶荒殺禮非直膚肉可用貞女又欲男子於林中有樸樕小木之處及野之中有羣田所分死鹿之肉以白茅純束而裹之以為禮而來也由有貞女堅而潔白德如玉然故惡此無禮欲有以將之傳正義曰釋木云樸樕心某氏曰樸樕斛樕也有心能溼江河閒以作柱孫炎曰樸樕一名心是樸樕為木名也言小木者以林有此木故言小木也林有樸樕謂林中有樸樕之木也故箋云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不言林者則林與樸樕為一也知不別者以樸樕木名若一木不得有死鹿若木衆即是林矣不得以林與樸樕並言也且下云有死鹿言有足得蒙林林下之有不為鹿施明是林中有樸樕之處也樸樕與林不別正月箋云林中

大木之處此小木得為林者謂林中有此小木非小木獨為林也此宜云林中小木之處箋正義曰純讀為屯者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為屯取肉而裹束之故傳云純束猶包之取其堅而潔白者此皆比白玉故言堅而潔白弁師云五采玉則非一色獨以白玉比之者比其堅而潔白不可汙以無禮小戎箋云玉有五德不云堅而潔白者以男子百行不可止貞潔故也

舒而脫脫兮傳舒徐也脫脫舒遲也箋云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脫脫然舒也又疾時無禮彊暴之男相劫脅無

感我帨兮傳感動也帨佩巾也箋云奔走失節動其佩飾

無使尨也吠傳尨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音義脫勑外反

注同感如字又胡坎反帨始銳反沈始悅反尨美邦反吠符廢反

疏正義曰此貞女思以禮來惡其劫脅言吉士當以禮而來其威儀舒遲而脫脫兮無動我之佩巾兮又無令狗也吠但以禮來我則從之疾時劫脅成昏不得安舒奔走失節動其佩巾其使尨也吠已所以惡之是謂惡無禮也傳正義曰脫脫舒遲之貌不言貌者略之采蘩傳曰僮僮竦敬祁祁舒遲亦略而不言貌定本脫脫舒貌有貌字與俗本異內則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云左佩紛帨注云帨拭物之巾又曰女子設帨於門右然則帨者是巾為拭物名之曰帨紛其自佩之故曰佩巾尨狗釋畜文李巡曰尨一名狗非禮相陵主不迎客則有狗吠此女願其禮來不用驚狗故鄭志答張逸云正行昏禮不得有狗吠是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章三句

序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箋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

音義襛如容反韓詩作茙茙音戎說文云衣厚貌姬音基王姬武王女姬周姓也杜預云王姬以上為尊車音居他皆放此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車音尺奢反云舍也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後漢以來始有居音繫本或作繼下遐嫁反注同厭於葉反翟庭歷反厭翟王后五路之第二者也翟雉也次其羽相迫故曰厭也繢戶妹反畫文也總作孔反褕音遥翟或作狄王后六服之第二也

疏正義曰作何彼襛矣詩者美王姬也以其雖則王姬天子之女亦下嫁於諸侯其所乘之車所衣之

服皆不繫其夫為尊卑下王后一等而已其尊如是猶能執持婦道以成肅敬雖和之德不以已尊而慢人此王姬之美即經云曷不肅雝王姬之車是也定本雖王姬無則字此詩主美肅雝之德因言顔色之美以善道相求之事叙者本其作意略不言耳王姬者王女而姬姓春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杜預云不稱字以王為尊是也言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者以諸侯之女嫁於諸侯是其常今雖則王姬之尊亦下嫁於諸侯言諸侯亦謂諸侯王也然土無二王王姬必當嫁於諸侯言雖則者欲美其能執婦道故言雖則為屈尊之辭言下嫁於諸侯雖嫁於王者之後亦是也禮記注云周女因魯嫁卒服之如内女天子為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則王姬嫁於王者之後似非下嫁言王姬必下嫁者必二王之後通天三統自行正朔有興天子敵義其實列土諸侯不得純敵天子亦為下嫁也因姑姊妹女子有恩二王後有敵義故

服之非實敵也若二王之後嫁女於諸侯爵雖尊非下嫁也故魯之孝惠娶於商及宋人來媵皆無與於諸侯也然得行禮樂唯祭為然也此王姬體王之尊故下王后一等不繫夫之尊卑唯二王後之夫人得與王后同亦降一等不繫於夫也此時齊侯子未為諸侯若為諸侯其夫人車服自當下王后一等要本王姬車服不為繫於夫也天子尊無二上故其女可下王后一等若諸侯之女下嫁則各從夫之爵不得下其母一等也何休云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為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何休事無所出未可據信也或以尊故命同族為媵箋正義曰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翟次之六服褘衣為上褕翟次之今言下王后一等故知車乘厭翟服則褕翟也巾車職云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

注云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為當面飾也彫者畫之不龍其革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鄭司農云錫馬面錫也鷖總者青黑色以繒為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轅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潼容玄謂朱總繢總其施之如鷖總車衡輨亦宜有焉繢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以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矣巾車又云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注云翟車以出桑輦車宮中所乘此王后五等車所用也其諸侯之夫人始嫁及常乘之車則無文說者各為其見崔靈恩以為二王之後夫人各乘本國先王之上車魯之夫人乘重翟知者以魯夫人

服褘衣與王后同故知車亦同也其同姓異姓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子男夫人乘翟車所用助祭饗賓朝見各依差次其初嫁之時侯伯以下夫人所乘車皆上攝一等知者以士妻乘墨車上攝大夫之車故也翟又一解云諸侯夫人初嫁不得上攝以上逼王后故也卿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案鄭注巾車引詩翟茀以朝謂厭翟也衛是侯爵故厭翟翟氏後解與鄭注同既不上攝鄭注巾車云乘翟茀之車以盛之者以乘祭祀之車故言盛也二劉以五等諸侯夫人初嫁皆乘厭翟與鄭不合其三公之妻與子男同其孤妻夏篆卿妻夏縵大夫墨車士乘棧車初嫁皆上攝一等其始嫁之衣皆以祭服加以纁袡約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故也其諸侯夫人用自祭之服卿大夫之妻用助祭之服此序以經有王姬之車故因言車服謂嫁時之車服耳若其在國則繫於其夫各從其爵也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傳興也襛猶戎戎也唐棣栘也箋云何彼乎戎戎者乃栘之華興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盛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傳肅敬雝和箋云曷何之往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

音義棣徒帝反字林大內反華如字栘音移一音是兮反郭璞云今白栘也似白楊江東呼夫栘車協韻尺奢反又音居或云古讀華為敷與居為韻後放此

疏正義曰何乎彼戎戎者乃唐棣之華以興王姬之顏色亦如此華然王姬非直顏色之美又能執持婦道何事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時則已敬和矣以其尊而適卑恐有傲慢今初乘車時已能敬和則每事皆敬和矣傳正義曰襛猶戎戎也戎戎者華形貌故重言之猶柏

舟以汎為汎汎之義言戎戎者毛以華狀物色言之不必有文唐棣移釋木文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璞曰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箋正義曰詩美王姬肅雝非云何事不敬和乎言事事皆敬和王姬始乘車則已敬和後至齊侯之家自然敬和故樂記云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與和何事不行也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箋云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平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疏正義曰言何乎彼戎戎者其華之色如桃李華也以興王姬顏色之盛與齊侯之子誰能有此顏色者是平王之孫與齊侯之子耳上章言唐棣之華此章不言木名直言華如桃李則唐棣之華如桃李之華也以王姬顏色如齊侯

之子顏色故舉二木也箋云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是以華比華然後為興傳正義曰平正也者此文王也文者謚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故以德能正天下則稱平王鄭志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荅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為平故以號文王焉又大誥注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故君奭云割申勸寧王之德是文王也又洛誥云伻來毖殷乃命寧即云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乃命寧兼文武矣故注云周公謂文王為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為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武王亦受命故亦稱寧王理亦得稱平王但無文耳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傳伊維緡綸也箋云釣者以此有求於彼何以為之乎以絲之為綸

則是善釣也以言王姬與齊侯之子以善道相求音義釣音弔緡亡貧反綸音倫繩也疏正義曰其釣魚之法維何以為乎維以絲為繩則是善釣以興其娶妻之法亦何以為之乎維以禮為之則是善娶釣者以此有求於彼執絲綸以求魚娶者以已有求於人用善道而相呼誰能以善道相求呼者乃齊侯之子求平王之孫上章主美王姬適齊侯之子故先言平王之孫此章主說齊侯之子以善道求王姬故先言齊侯之子傳正義曰緡綸釋言文孫炎曰皆繩名也故采綠箋云綸釣繳抑又云言緡之絲傳曰緡被者以荏染柔木宜被之以弦故云緡被謂被絲為弦也綸禮記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謂嗇夫所佩與此别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序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箋應者應德自遠而至音義騶側留反

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至周書王會草木疏並同又云尾長於身不履生草尚書大傳云尾倍於身應應對之應注皆同朝直遙反治直吏反被皮寄反蕃音煩多也蒐所留反春獵為蒐田獵也杜預云蒐索擇取不孕者也穀梁傳云四時之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疏正義曰以騶虞處末者見鵲巢之應也言鵲巢之化行則人倫夫婦既已得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皆蕃息而殖長故國君蒐田以時其仁恩之心不忍盡殺如騶虞然則王道成矣鵲巢之化謂國

君之化行於天下也人倫既正謂夫人均一不失其職是也朝廷既治謂以禮自防聽訟决事是也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謂羔羊以下也此處騶虞於末以為鵲巢之應以故歷序鵲巢以下然後言騶虞當篇之義由文王之化被於天下也故得庶類蕃殖即豝縱是也國君蒐田以時即章首一句是也仁如騶虞下二句是也言王道成者以此篇處末故總之言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又蒙其澤仁心能如騶虞則王化之道成矣所謂周南召南王化之基也箋正義曰叙解德為應之意故箋解應者應國君之德若自遠而至然非實至也

彼茁者葭傳茁出也葭蘆也箋云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壹發五豝傳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

發箋云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于嗟乎騶虞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箋云于嗟者美之也音義茁側劣側刷二反葭音加蘆音盧草也者張慮反後不音者放此發如字徐音廢豝百加反牝豕也頻忍反徐扶死反射食亦反疏正義曰言彼茁茁然出而始生者葭草也國君於此草生之時出田獵壹發矢而射五豝獸五豝唯壹發者不忍盡殺仁心如是故于嗟乎歎之歎國君仁心如騶虞騶虞義獸不食生物有仁心國君亦有仁心故比之傳正義曰謂草生茁茁然出故云茁茁也非訓為出葭蘆釋草文李巡曰葦初生豕牝曰豝釋獸文又解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由虞人蒐驅五豝以待公之發矢故也多士云敢翼殷命注云翼驅也則此翼

亦爲驅也知有驅之者吉日云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傳曰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曰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之射又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故知田獵有使人驅禽之義知虞人驅之者以田獵則虞人之事故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天子田獵使虞人則諸侯亦然故駟驖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田僕云設驅逆之車則僕人設車虞人衆之以驅禽也言驅逆則驅之逆之皆爲驅也箋正義曰解云君止一發必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云戰之者不忍盡殺令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亦不盡殺之猶如戰然故云戰禽獸之命也而必云戰之者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傳正義曰白虎西方毛蟲故云義獸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豝言多賢也射義注及答志皆喩得賢多引詩斷章也言不食生物者解其仁心故序云仁如騶

虞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者騶虞之為瑞應至信之德也陸璣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

彼茁者蓬傳蓬草名也壹發五豵傳一歲曰豵箋云豕生三曰豵于嗟乎騶虞音義蓬蒲東反豵子公反徐又在容反字又作豵同

疏傳正義曰傳以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獸私之豵言私明其小故彼亦云一歲曰豵獻豜于公明其大故彼與還傳皆云三歲曰豜伐檀傳曰三歲曰特蓋異獸別名故三歲者有二名也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為豵二歲為豝三歲為特四歲為肩五歲為慎其說與毛或異或同不知所據箋正義曰箋以豵者豕生之數非大小之名故釋獸云豕生三豵二師一特郭璞曰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鄭志張逸問豕

生三曰豵不知母豕也豚也荅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豵以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為豵一鮮雖生數之名大小皆得名之言私其豵謂小時此國君苑田所射未必小也釋獸麕鹿皆云絕有力者麉則有懸特謂豕生一名豵豜從兩肩為麕麕鹿也絕有力者非三歲矣肩麉字雖異音實同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毛詩注疏卷二

毛詩注疏卷二考證

名南鵲巢序箋夫人有均壹之德○蜀本石經作彼國

君夫人而有均一之德

維鳩居之箋猶國君積行累功○蜀本石經此句下多

以致爵位四字

又箋居君子之室其德亦然也○監本德字上脫其

字然字下脫也字今據蜀本石經增

草蟲章趯趯阜螽○臣光型按爾雅作𨻰螽此蟲屬當

從虫若歐陽氏謂生于陵阜者曰阜螽生于草間者曰草蟲則近于鑿矣

采蘋章于以采藻傳藻聚藻也○蜀本石經此句下多沉曰蘋浮曰藻六字

箋芼之以蘋藻○監本作芼用蘋藻臣光型按箋義文本作芼之以蘋藻今從石經改正

有齊季女傳必先禮之於宗室○蜀本石經禮作醴

行露章豈不夙夜箋夙早也○蜀本石經作夙夜早莫

也

羔羊序德如羔羊也○蘇轍曰君子愛其人則樂道其

車服是以詩言羔羊之皮而已非比其德也

委蛇委蛇箋故可自得也○蜀本石經作故可自得公

食也

殷其靁章何斯違斯傳何此君子也○石經作何何此

君子也

摽梅序疏然則男自二十以至二十九○監本脫二十

以至四字今據汲古閣本增入

迨其謂之傳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臣人龍按此與鄭箋引周禮奔者不禁之言俱害理宋儒女子懼嫁不及時之說似亦未暢不若申培詩說云女父擇婿之詩爲當詩說雖或後人僞書而此說則甚正較古注朱傳之義爲長有足取也

小星章三五在東傳三心五噣四時更見○臣光型按毛以五爲柳似未當甘氏星經云柳八星柳宿萬人

所共見明為八星其狀垂似柳安得謂之五星耶且詩言三五在東特舉一時所見而言安得謂四時更見耶故朱注謂三五言其稀也

寔命不同箋凡妾御于君不敢當夕○監本脫敢字今從石經增正

維參與昴箋亦隨伐留在天○蜀本石經此句下多猶妾雖賤亦與夫人同御于君也十三字

疏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臣光型按參中

三星横列故謂之參外四星兩肩兩足共為七星伐三星斜列參中故宋志以為參十星兼伐三星而言也

又疏元命苞云昴六星○呂光型按昴亦七星其一星黒色小而難見元命苞謂柳五星又謂昴六星皆誤也

毛詩注疏卷二考證